



福建文艺

4

1975

I 26

FUJIAN WENYI



好啊，向东渠

宋祝平

一九七五年春三月，大地泛青，群山挂绿，我们来到了流经云霄、东山两县的向东渠。这已是修建向东渠的第四个春天，也是主干渠建成通水的第二个春天了。

在灿烂的阳光中，我们登上乌山，远眺横穿石壁，飞越群山，宛如天河的长渠。凝视那凿在绝壁上的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”的苍劲大字；到八尺门海峡，仰望石柱擎天，凌空跨海，势若长虹的渡槽，抚摸花岗岩砌成的槽墩；再看那一渠碧水滋润着干渠两岸烟雨葱茏，繁荣富庶的无边大地，这气势宏伟的工程和它所显示的人民无穷的创造力，依然把我们带进当年烟尘蔽天、鏖战激烈的境界，心头禁不住升腾起激动、自豪、幸福的感情。而当人们怀着昂扬战斗的激情，把一场围绕着建设向东渠所进行的两条路线斗争向我们介绍的时候，就仿佛亲身经历了乌山顶上的急风骤雨、八尺门海峡的惊涛骇浪，简直把我们的心深深地震撼着了。

向东渠呵向东渠，你是怎样建成的？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动工到一九七三年三月通水，这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，你经历了怎样的急风骤雨、惊涛骇浪？这难道不应该让人们都知道，并把它当作一面历史的镜子，取作今后斗争的借鉴吗？

严峻的斗争序幕是在一九七〇年拉开的。不过，还是让我们先回忆一下过去，想一想人民、土地对水的渴望吧！

历史上，云霄缺水，东山酷旱。干旱曾经在人民的心上刻下了多少痛苦的记忆和灾难的痕迹！人们梦里都在想水、盼水，连起的名字都带一个水字。云霄、东山两县，有三十万个盼水人啊。

自然，这种盼水的心情，等到一九四九年人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便转化为斗水的豪情了。人们蓄水、挖水、引水，可是，由于水源不足，工程太小，仍然满足不了人民对水的需要。云霄县一九六〇年便打算围海造田三万亩。只因缺水洗咸，这个美好愿望又被轻轻一笔勾销。东山岛，每年用在提水抗旱的劳动日有一百二十万，还是戴着一顶缺粮的帽子。一九六三年遇到干旱，人们连吃的水，也要跨海到云霄去用船运、用肩挑。……

水呵，水呵，人民想你，土地盼你，你在哪儿？云霄的漳江，不是有满满一江水吗？为什么不能把它搬上来，灌溉云霄，送水东山，彻底消除干旱的威胁呢？

其实，这搬漳江，灌溉两县，重新安排